

从互文性角度看跨文化翻译

李 珍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 福建福州 350016)

摘 要: 作为沟通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桥梁, 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互文性角度来看, 翻译可以说是在语言、文本、文化和思维等众多层面展开的一项具有互文性质的语言转换活动。在跨文化翻译活动中, 译者必须将互文性纳入考虑范围, 仔细揣摩隐藏在语言结构背后的语言和文化特征, 从文本的体裁、话语和语篇出发, 采用移植、补偿或省略等翻译手法, 处理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的互文指涉。

关键词: 跨文化翻译; 互文性; 互文指涉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6-0052-06

一、语言、文化、翻译和互文性

(一) 互文性的源起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翻译研究向纵深和宽广的领域又跨了一大步。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与其他学科互相借鉴、多元共生的局面。“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就是其中一个充满生机的新概念。

“互文性”, 亦称“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或“文本互指性”, 源于拉丁语“intertexto”, 意为交织相融^[1]。该术语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首次提出, 克里斯蒂瓦认为, 每个文本都是“作为一种源自其它文本的马赛克图案而建构, 每个文本都对其他文本加以吸收和转换”(An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quotations; any text is th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other”)^[2]。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3]的符号系统理论和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4]的对话理论, 是克里斯蒂瓦提出互文理论术语的直接来源。巴特(Roland Barthes)^[5]、热奈特(G rard Genette)^[6]、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7]、布鲁姆(Harold Bloom)^[8]等不同学派的学者继承、发展了该理论。互文性这一概念在形成过程中被反复定义, 致使其成为文学话语中的一个定义模糊的概念。但恰恰由于互文性是一个中性词, 它可以冲破诸如拼凑、旁征博引、借用等概念的狭义性而囊括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表现形式, 并且可以广义地延伸到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层面, 给文本的理解与阐释加入历史和文化的因素, 使文本的阅读更趋于合理与全面^[9]。

(二) 语言、文化、翻译和互文性的关系

众所周知,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靠语言得以传播和发展; 文化影

收稿日期: 2008-03-17

作者简介: 李珍(1973-), 女, 福建周宁人, 讲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语言与翻译

响语言的发展以及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翻译是在一定文化背景条件下进行的语言形式的转换,它不仅是两种不同语言的对接,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作为沟通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桥梁,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任何翻译活动归根到底都是跨文化翻译活动。

互文性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不同话语、不同表达方式及不同体制决定的结构和系统。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可以看成是庞大的互文网络上的一个主要载体。我们知道,任何一部原文作品都与本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传统、习俗、传说等息息相关,同时又与世界上别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与其他人的思想或话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由此,“互文性”概念给翻译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翻译的理解和表达都需要互文的验证与支持。翻译虽然在语言层面进行,却无时不指向语言所承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翻译的理解和表达都需要互文的验证与支持。从互文性角度来看,翻译可以说是在语言、文本、文化和思维等众多层面展开一项具有互文性质的语言转换活动。基于翻译活动本身的特点,互文性理论应当成为跨文化翻译的重要视角。

二、跨文化翻译中的互文指涉

(一) 哈蒂姆和梅森的“互文指涉”

从互文性角度看跨文化翻译,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处理跨文化翻译中的互文指涉(intertextual reference)。

哈蒂姆(Basil Hatim)和梅森(Ian Mason)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他们的著作《话语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一书中首次提出互文指涉这一概念^{[10]120}。对互文指涉,哈蒂姆和梅森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将其称作“暗示与指涉”。他们认同莱姆克(Lemke)^{[11]1985}年对于互文关系的两种划分——文内互文和文外互文——认为互文指涉是“同个文本内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或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10]132}。

哈蒂姆和梅森把文本看成特定背景下进行的交际活动,翻译是此背景下的交际过程。而文化语境则是译者选择话语的主要考虑因素。他们因此对互文性进行分类研究,归纳出七种互文手法——指涉、套语、文学影射、自我引用、约定、俗语与吸收,以及四种互文类型——语类、主题、结构与功能,并指出互文指涉与社会一符号结构的关系。他们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确定文本中的互文标志(intertextual signal),然后进入互文空间(intertextual space),追寻到这些标志所在的前文,再从信息、意图和符号(informational, intentional and semiotic)这三个层面评介这些符号,特别是它们在体裁、话语和语篇(genre, discourse and text)方面的特点,然后在翻译中保留这些特点^{[10]137}。互文指涉是一个总称,包括互文手法、互文类型及社会一符号结构。互文标志正如其名,是游离的,它不是互文指涉的组成部分。从互文标志可以追寻到其它文本中的所指。从文本到其它文本之间存在的那个符号域,哈蒂姆和梅森称之为互文空间,译者和读者就在这里评估互文指涉。

(二) 跨文化翻译中的互文指涉

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与作为文本结构和解构的一个方面的互文指涉“摔跤”。就跨文化翻译而言,互文指涉是隐藏在语言结构背后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哈蒂姆和梅森从语言系统和符号两个层面对互文指涉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十分便

于分析跨文化翻译中的互文指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层面的互文指涉的界限并不分明,它们相辅相成,互有交叉。下面,我们将从这两个层面说明跨文化翻译中的互文指涉。

首先,从语言系统层面上讲,互文指涉包括词语、短语、句子、句子顺序。换言之,语言系统层面上的互文指涉包括词汇短语和句法两个方面。试看下面二例:

例 1. Our ships were British oak, and hearts of oak our man.

译文:我们的船坚硬无比,我们的人勇敢刚毅^[12]。

橡树高大挺拔、坚毅刚强、不畏风雨雷电、长寿不朽,被称为“林中之王”(Lord of the Woods),是英国人特别崇尚的树木,因此,英语中的橡树含有“刚强不屈”的含义。例句中的“British oak”和“hearts of oak”就属于词汇短语层面的互文指涉。由于橡树在汉语中不能引起同样的文化联想,译者只得舍弃该互文指涉的字面意义,而只保留其比喻义。

例 2. 创建于 1986 年的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最早的科技专科学校。学堂海纳百川,领风气之先,开中国新式教育之先河,既引进国外先进科技、人才及办学模式,中西合璧,培养新人;又选派优秀学生出洋留学深造。

译文: Founded in 1866, Fujian Marine Art College was the first polytechnic school in China. Leading in the country, the college was a pioneer of modern schools whe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new ways of school running from the West were introduced to meet with the best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It was also where many talented people were selected to study aboard^[13]。

斜体部分具有典型的汉语句式写作特点,句法方面的互文标志十分明显。整个长句由几个短句和四字成语构成,形散而意合。若逐字逐句翻译成英语,则译文冗长拖沓。译者考虑到两种语言在句法方面的不同之处,归纳出原文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再按照英文句子写作特点,写出条理清晰、结构分明、逻辑性强的译文。

其次,从符号层面来看,互文指涉包括三个方面:体裁、话语和语篇。我们可以在互文性维度下把语域(register)的三个变量,语场(field of discourse)、语旨(tenor of discourse)、和语式(mode of discourse),与互文指涉的三个符号结构相对应,考虑语场、语旨和语式在语境中的互动。把语场(语境的经验成分)放入符号层面,语场就指向体裁及其传统;同样,语旨(语境的交际成分)指向话语,表明话语的态度;最后,体裁和话语通过语境的语篇成分,在语篇中得到表达^{[10]75}。

由于体裁和话语都是在语篇中得到体现的,所以下面我们将从语篇出发,说明符号层面的互文指涉在体裁和话语上的表现。请看下面两个例子的比较:

例 3.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译文: The rolls of clouds would lave my bosom on high; The home-coming birds would lure my staring eye. Thus I'll climb up to the summit and see, The mountains around and below are wee!

例 4.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李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都称得上是千古绝唱。

译文: The supreme magnificence of Mt. Tai had been extolled by lots of great historical figures such as Confucius, Li Bai, Du Fu and so on.

两个例句中都出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由于二者的出处不同,译者的处理方法也难免不同。例 3 出自于杜甫诗集,属于诗歌体裁,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保留其文学风格和

特色。例4利用杜甫的诗句来描写泰山这个旅游景点,其目的是把该景点介绍给英语国家的读者,属于旅游语篇。考虑到汉语旅游材料常利用描写达到说服效果,而英语旅游语篇比较注重提供实在信息,译者略译了该诗句。

再看下面例句两种译文的比较:

例5. Juliet: But old folk, many feign as they are dead; unwieldy, slow, heavy and pale a lead.

译文1. 朱丽叶: 但是这些老东西。真的,还不如死了干净。又丑,又延迟,像铅块一样,又苍白,又笨重。

译文2. 朱丽叶: 可是年纪老的人,大多像死人一般,手脚滞钝,呼唤不灵,慢腾腾地没有一点精神^{[14]129}。

英文例句出自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朱丽叶在焦急等待她的奶妈带回罗密欧消息时的独白。在独白中,朱丽叶责怪奶妈拖拖拉拉。译文1使用恶毒的诅咒,扭曲了原文的话语特点,而译文2则生动地描绘出原文中纯洁少女朱丽叶因着急忍不住对奶妈发牢骚的又爱又恨的态度,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话语特点。

(三) 如何处理跨文化翻译中的互文指涉

1. 注重互文指涉的符号层面

想要正确传达跨文化翻译中的互文指涉,译者首先应当确定当前文本中的互文标志,进入互文空间,追寻到这些标志所指涉的以往文本,再从信息、意图和符号这三个层面评介这些符号,保留或舍弃某些符号特点。这里的信息层面指的是互文标志的“形式”,意图层面指的是互文标志的“功能”,符号层面关注的则是“形式”和“功能”如何取舍。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应当首先考虑互文指涉的符号层面,特别研究它们在体裁、话语和语篇方面的特点,然后考虑意图层面,在达到相同功能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其形式。请看例句:

例6. 一电通减价热浪扑面而来,让您在炎炎夏日以炽热价每分钟\$0.1致电中国、美国、英国、澳洲及加拿大。如此热烘烘之优惠,定能让您完全融化。快快投入一电通之炽热漩涡,以独一无二之姿态横扫各大热点。

译文: IDD hot wave is now coming to town. Call your favorite spots: China, USA, UK, Australia and Canada at just \$ 0.1 per minute. It's One. Tel Summer IDD fever that you never gonna miss.

中文例句是香港一电通电信公司的文字广告。原文用了“热浪”、“炎炎”、“炽热”、“热烘烘”、“融化”、“炽热漩涡”、“热点”七个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同一个意思。若逐字翻译成英文,则冗长拖沓,习惯简单风格广告的英语国家读者很可能不忍卒读。因此,译者归纳出原文的实质内容,根据英语广告的文体特点,重新编写,以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期待。

2. 处理跨文化翻译中的三种互文指涉的译法

跨文化翻译中的互文指涉,根据其在翻译实践中可保留文化内涵的程度,可大致分为三种:可移植互文指涉、可补偿互文指涉和可省略互文指涉。当然,同一个词汇短语或句法层面的互文指涉,由于其所在语篇的体裁或话语不同,其文化内涵保留程度也有所变化。换言之,该分类法与语境紧密相关。

(1) 可移植互文指涉

对于可移植互文指涉,我们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人类共同生存在一个地球上,各民族在生存上有着同样的基本需求,在认识和看待世界上必然有许多共同的体验。这部分文化上的共核使

得某些互文指涉的移植成为可能。例如:

例 7. Henry my lord is cold in great affairs, too full of foolish pity, and Gloucester's show.

Beguiles him as the mournful crocodiles, with sorrow snares relenting passengers.

译文: 我的丈夫亨利对于国家大事夙来冷淡, 太富于愚蠢的恻隐之心; 格劳斯特的虚伪外表欺骗了他, 就像是善哭的鳄鱼, 以悲伤的姿态诱捕心肠软的过客^{[14]77}。

又如:

例 8. 中国人有句古话: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译文: The Chinese have an old saying: “How can one obtain tiger cubs without entering the tiger's lair?”

直译保留了原文的意义与风格, 有时可将源语文化中的意象成功移植到译入语文化中。

(2) 可补偿互文指涉

不同的国家、民族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宗教、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 涉及文化差异的互文指涉可能造成译入语读者理解的困难。因此, 译者很有必要对这些互文指涉进行补偿说明。采用的翻译方法通常有两种: 文外加注或文内说明。请看以下一例:

例 9. “You told me the other day that you weren't going to write anything about him yourself. It would rather like a dog in the manger to keep to yourself a whole lot of materials that you have no intention of using.”

译文: “有些日子, 你告诉我你自己不打算写有关他的任何东西, 可是你却又占着大批材料不让别人用, 岂不是狗占马槽太自私了吗?”^[15]

(3) 可省略互文指涉

互文指涉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可省略: 首先, 该互文指涉已失去其本来的文化色彩, 成为套话或固定说法; 其次, 译者选择略译该互文指涉, 以求保留其符号层面的特点。试举一例:

例 10. 严贡生道: “住在张静斋家。他也是做过县令, 是汤父母的世侄。因在汤父母衙门里同席吃酒认得, 相与起来。周亲家家, 就是静斋先生执柯作伐。”

译文: “No, I stayed with Chang Chin-chai. He had been a county magistrate too, and is Magistrate Tang's nephew. I got to know him at a feast in Magistrate Tang's yamen. He arranged the match with the Chou Family.”^[16]

成语“执柯作伐”出自《诗经·豳风·伐柯》: 伐柯如何? 匪斧不克。取妻如何? 匪媒不得。如今, 它已成为“媒人”的代名词, 即便中国人也有许多不了解其来源, 因此没有必要说明该成语与其起源间的互文关系。

三、结 语

世界文化是各民族思想感情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历史。随着世界跨入新的千年, 地球居民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作为跨文化翻译活动的主体, 在跨文化翻译中, 译者必须将互文性纳入考虑范围, 仔细揣摩隐藏在语言结构背后的语言和文化特征, 从文本的体裁、话语出发, 移植、补偿或省略词汇句法方面的互文指涉, 为世界文化的融合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蒂费纳·萨莫瓦约. 互文性研究[M]. 邵炜,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3.
- [2] Kristeva J. The Kristeva Reader [M]. Oxford: Blackwell, 1986: 39.
- [3]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London: Peter Owen Limited, 1959: 2.
- [4] Bakhtin M M.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2-3.
- [5] Barthes R. Image, Music, Text [M]. London: Fontana, 1977: 5.
- [6] Genette G.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M].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 1.
- [7] Riffaterre M. Intertextual Representation: on Mimesis as Interpretive Discourse [J]. Critical Inquiry, 1984, 11(1): 141-162.
- [8] Harold B. A Map of Misreading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3-4.
- [9] 孙昌坤. 秘响傍通, 伏采潜发: 从互文性的角度看《文心雕龙·原道》中“文”的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2): 40-43.
- [10] Hatim B, Mason I.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1] Lemke J L. Ideology,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notion of register [C] // Benson J D, Greaves W S. 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 Norwood. N J: Ablex, 1985: 275-294.
- [12] 潘红. 英汉国俗词语例话[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309.
- [13] 陈小慰. 新编实用翻译教程[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87.
- [14]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4卷[M]. 朱生豪,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 [15] 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147.
- [16] 吴敬梓. 儒林外史[M]. 杨宪益, 戴乃迭, 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5: 88.

An Intertextual Perspective to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LI Zhe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Fuji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ollege,
Fuzhou, China 350016)

Abstract: Translation, as a bridge connecting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sider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tertextuality, translation is a type of transforming activity intertextualized with language, text, culture, and thinking. In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has to take intertextuality into account, especially language and cultural features hidden behind linguistic structure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re, discourse and text, intertextual reference can be transplanted, compensated or dismissed, traveling from on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another.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Intertextuality; Intertextual reference

(编辑: 周斌)